

文學的
新的道路

適夷訳

文學的新道路

趙景深

書叢藝文明光

路道的新的學文

譯夷適

行印局書明光海上

版初月四年九廿國民華中

民國廿九年五月初版發行

光明戲
劇叢書
文學的新的道路（全一冊）

實價國幣一元（外埠另加寄費運費）

譯者 適夷

主編者 光明文藝叢書社

印刷者 光明印刷所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電話九六四二〇
光明書局

支店 昆明 重慶 桂林 柳州 金華

目錄

第一部 關於蘇聯文學

站在新人類的水準上·····	萊奧諾夫	〔三〕
兩個最重要的問題·····	格拉特珂夫	〔二〕
以新人道主義的名義·····	西克洛夫斯基	〔一六〕
必須研究技巧·····	倍留佐夫斯基	〔一八〕
在絕對自由的空氣中·····	白夫梅乞夫	〔二二〕
要愛也要憎·····	索勃洛夫	〔二六〕
新內容就是新形式·····	愛倫堡	〔三一〕
新的道路·····	M·夏基尼揚	〔三六〕

文學的黨派性……………伊凡諾夫〔五〕

學習寫作……………菲定〔六四〕

創造新的紀念碑的形式……………法捷耶夫〔六八〕

青春復返術……………Y·奧麗沙〔七六〕

互相在創作上顧問……………賽夫琳娜〔八五〕

爲了單元的形象……………格拉西摩夫〔八九〕

我們將有世界的文學……………綏拉斐摩維支〔九四〕

「灰色」的語言和「裝飾」的語言……………里定〔九七〕

關於革命的語言……………潘菲洛夫〔九九〕

建定着空前的基礎……………里倍琴斯基〔一〇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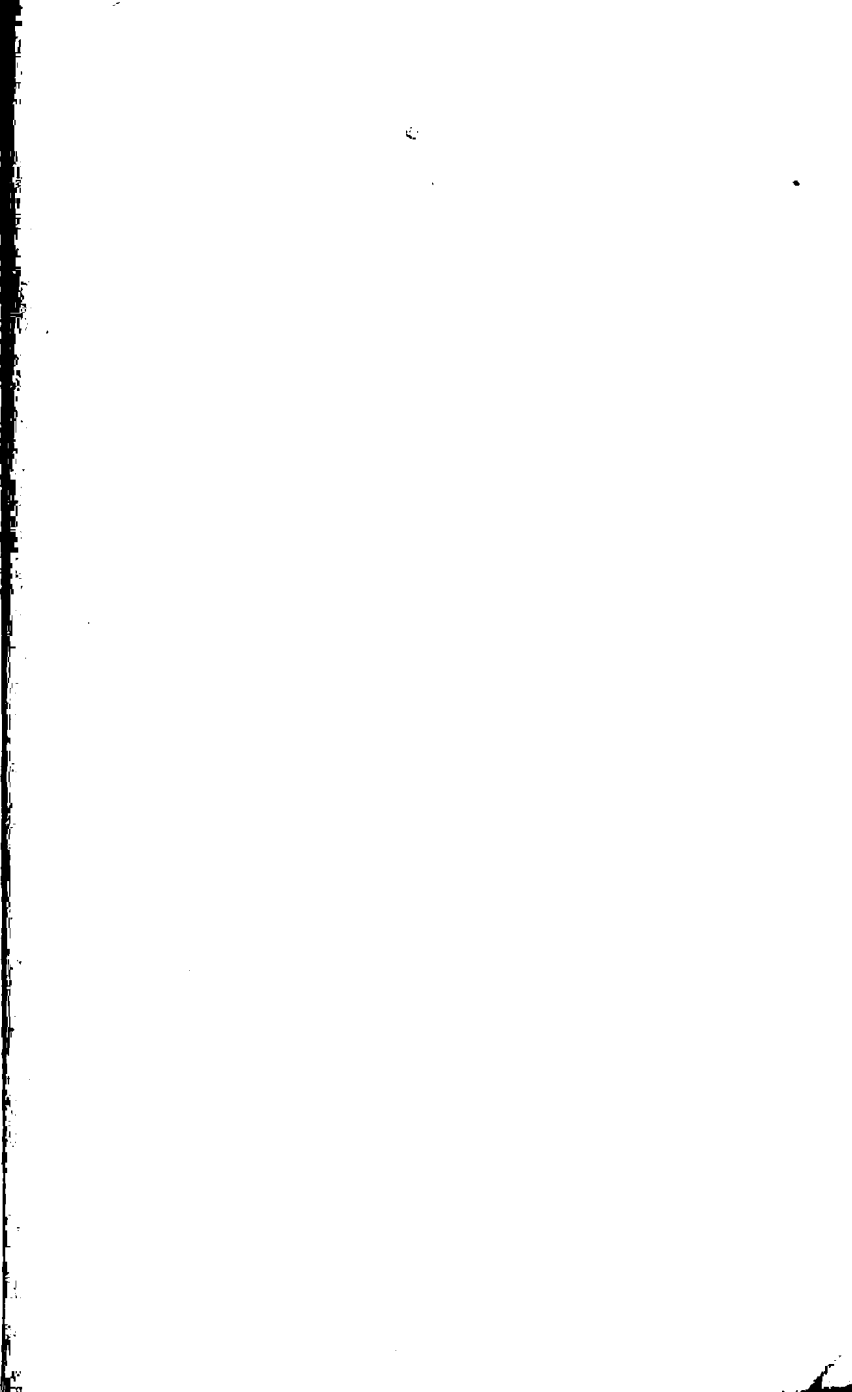
第二部 關於蘇聯的戲劇文學

蘇聯的戲劇文學……………基爾波丁〔一二五〕

發揮社會主義的新人性·····	波歌金	〔二七〕
劇場·戲劇家·觀眾·····	V·基爾勳	〔二九〕
戲劇文學的前途·····	A·托爾斯泰	〔四四〕
我們跟隨着觀眾成長·····	亞菲諾該諾夫	〔五四〕
解放了的普洛美修士·····	U·猶佐夫斯基	〔五九〕
戲劇作家責任的巨大·····	A·法伊珂夫	〔六七〕
懦怯是最壞的事·····	B·羅馬孝夫	〔七三〕
爲未來而工作·····	尼基丁	〔七五〕
愉快美麗的浪漫主義·····	拉芙萊涅夫	〔七六〕
學習莎士比亞·····	狄那莫夫	〔八四〕
譯後記·····		〔八九〕

第一部

關於蘇聯文學



站在新人類的水準上

萊奧諾夫

我們正享受着生活在世界史最英雄時期的最高幸福。我所以重覆說這一句在這裏已經說過的話，並不僅僅因為重覆在修辭學上是最有力的形式，也是因為在這嚴肅的時日裏，從這演說台上所發出的一切演說中，這句話是最本質的前提。這裏發生了我們的義務、權利、光榮、困難以及我們終於要把它克服的未來的人們的歡喜。當然，無論在任何一個時代，文學者從沒一次担負過像現在這樣值得尊敬的崇高的責任。我們的基本工作，是借深銘心版的形象，描寫思想的大激動；即使是粗糙也好，完成新道德的原則；而記錄出從不會有過的世界的誕生。我們的年齡使我們期待自己還將成爲一個更巨大事件的目擊者。無疑現代是人類有史以來全時代中最充實的歷史時期，在我們眼前，新的蘇維埃共和國在形成，在大雷雨大風暴之中，殖民地國家的自覺驚醒了，人類共同生活正創造着更趨完善的形態。

我們將成爲像這樣大的會場也容積不下的社會主義文學的國際大會的參加者。我們也

將在經常敘會的地方，和非洲，澳洲，南美的代表們握手。我們的日程，將不僅僅是討論新人類之誕生的問題，而與自然力的猛烈鬥爭的問題，人類在宇宙間活動範圍更益擴大的問題，也將登上日程。

現代是新時代的早晨，但各民族開始流入社會主義偉大河床的我們的明朗時代，世界的青春時代，是已經決不會再重覆的了。

由於這樣的情勢，舉國一致，對我們的作品，提出特別高度的質的要求。藝術文學再不僅僅是美文學，它正在變成雕塑新人類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最好的雕刻刀的全部性質——強韌，鋒利，和精巧——必須成爲我們著作的不可缺的價值。這同時也關於形式的方面。我們在這裏聽到了尼基泰·依趙托夫，紡織女工克路茜和兒童團員的演說，知道我們作品的需要者，有着甚樣急切的要求。和革命以前相比，不管其成長之巨大的速度，蘇聯的大衆讀者，是還沒有達到能不用指導，而以自己的眼在形象之中看出好的壞的那種批判意識的終極的水準。但他們對於古典作家的熱心，却表示出他們的趣味是完整的，強固的，而且滲透於民衆大部分的本身之中的。因此一切虛飾——縱使作者是無意識的——也會引起一種傾向，蒙蔽了必須從自己使

命之本質出發去闡明的偉大之真實。別一方面，我們知道，世界是愈加明顯地分裂成兩個極不相等的半分了。這兩個陣營，因為政治的傾向相差太遠，其對立不能不日趨尖銳。因此，從這個觀點來看，我們思想上的懼怯，至少是對於這個舉國矚目的方向，砲彈是打得不準的。

所以必須寫出配合時代的作品！這個實行起來是很困難的，我們從自己的經驗，我們知道得最明白。

要進行放在我們眼前的這個任務，有時覺得實在需有三倍十倍的勇氣和技術。這好比要在大草原之上，描畫夕暮陰雲的投影的輪廓，是一樣的困難。這陰雲飛速的推進着，比之藝術的迂緩的步伍，超越到數倍以上。這裏有着中間形式——短篇小說與中篇小說貧乏的原因。在這裏，也產出我們藝術運動的基本方向。還是描寫充滿於現代的偉大事物與其創造者的急速突進的影，還是以比較紀念碑的體裁，嘗試着探究那形成飽和着雨，飽和着對大地之恩澤的峻嚴的雨雲之情緒的法則。

在現代人們之中，形成推進力的平行四邊行的最多式多樣的性質和特性，其互相綜錯交織的情形是最值得驚異的。今天，詩人必須是哲學家，哲學家必須是時時刻刻守衛自己思想的

兵士，而我們的兵士——我說的是我們紅軍兵士的尊貴的職份——從其產生及其存在的全歷史看來，豈不正是詩人麼？他們忍受貧困，飢餓，與窒扶斯，預見自己光輝的未來，當他驅逐了敵人的時候是如此，當他站立在充滿完全的社會建築術的建築物之新世界門口守着門崗的今日，尤其如此。這裏，一切的職業，在今天都是和幻想結合着的；因為全部的勞動，如果其中不含有真正創造的因素，就不是勞動了。若是沒有見到一條把我們導向目所能見的地平線之外的，廣大的，在許多地方還沒有完成的進路，我們是不能夠活在這個時代的。我們的藝術，也因此已不是以七弦琴來武裝，而必須是更大程度的包括由對自己勝利之絕對的確信與確實無可批評的知識所武裝的這一些幻想的要素。因此我們所工作的領域受着我們全社會的綿密的注意。也因此我們的大會，在國民的文化生活中，並不是一件小事。所以，我們這個大會，必須來決算一下，我們把黨，政府及廣泛的讀者的自身的注意，已經正當化到如何的程度了呢？

我們是拿了舊文化的彈藥，參加了市民戰爭的。我們中間的大部份人，是在戰地的報紙上，受了最多的文學教育的這件事，決定了我們的命運。舊的文化的遺產，和我們爲其目擊者爲其親身參加者的極激烈的東西，宛如兩個電極。一個已經冷却了電焰，接受了它的物理學上的姊

妹的冷却着的電焰的本質極不相同的 volt 之弧那樣的東西。(註)這時候引動我們的，是材料的異常。刺戟了眩惑的青年之我們的想像的，乃是有時覺得可怖，有時是無形的而常常巨大的熔岩之堆積與幽閉於生活深處的力的強烈的渦流。材料的異常，常常掩蔽了我們文學的虛乏。那時我們跟孩子一樣愛裝大人的雷鳴般的聲調，走的道路，還是雕琢的散文和修飾的詞藻的泥沼。實際上，這時期的任何一個生活片段，都對成細成堆的小說起了幫助的作用。因為在手中是流着血，脈搏高高的鳴響着。但文學上的目擊者的成就並不甚樣大！關於這時代的重要的東西，還沒有寫出來。這主題的一些種子，被風吹散了，許多都還沒有抽芽。我們表面的浪漫主義的那張皺帆，受了風暴的衝擊，如果它也發出大鼓樣的響聲，那也只是托了革命的庇蔭。

首先，對於那些為社會主義祖國而犧牲，為我們爭取了在這世界首都的最好的宮殿中開會的權利的人們的巨大的種類，我們的作品能夠配合得上麼？對於這問題也可以不回答！我們大家都記憶着這些人們，這是必須期待的，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想也不致完全忘掉吧。藝術與

(註)這裏一段用電學原理的比喻，曾經詢問一位專治電學的友人，亦謂甚不可解，恐係原譯

錯誤暫時無法矯正，只好留待讀者的指正。

生活之間的距離，縱令在今日，除了少數的例外，也還是保存着的。我們大家還沒有學會一種能夠在紙面爆炸似的，作爲我國最有力的發動機——社會主義建設的集團的感情之燃料的語句。

諸位同志，我們大家不是有時常常想過麼？我們所寫的一切紙張，單只是糟塌了的。偉大的文學由普式庚，托爾斯泰，高爾基那樣的里程碑可以測量，但我們把自己所担任的分段，用公分來計算，却還是担任不起來呢？

在這演說台上高爾基所給與我們的責難，是完全確當而合於時宜的。實際，在任何生活領域中都有了世界的完成，由世紀之前進的思想所支配的這個國家中，文學也應該是這世界上最好的文學，讓我們老實的檢閱一下，我們帶到這大會上來的東西吧。在我們的皮包中，還依然藏着很多雖然常常很合理很有教訓的，但有時從形式和內容的水準上看來，只是地方誌的作品與原稿，這是我們必須鬥爭的重要而且致命的缺點。在我們的小小的懷中鏡裏，並沒有攝進現代的中心的主人公。但我們都很知道他，新世界的主人，偉大的計劃者，我們星球的未來的幾何學者已經出現了。由於他的思想的豐富和企圖的寬闊，他已和魯濱孫，吉訶德，斐加羅，哈姆萊

特·倍士霍夫，奧齊波斯，福馬·歌藉葉夫，拉法爾·凡倫丁等，一樣成爲人類典型的世界星座的完全的一員。我們很知道他——我們已經爬着梯子研究過他的一切特質，撫摩過這個新的格里佛。其次，我們正把他從地上化（這一點也是他最主要的力）現實化，把無力把握活的有血有肉的他，的主要特性的各個性質加以理想化。用正當的調和的分量反映他的全姿態，只有兩個方法。一個方法是爲了多少減少一點我們現代人所見的樂天的視角，讓他退一個世紀。但這不能成爲我們的方法，用這樣的方法等於對他什麼都不寫。

還有另一個方法，便是在肉體上——首先是從創造的內容上，去接近人物的唯一的方法。我的話就是說，作家個性之更大更調和的發展，和他的文化與思想的充實。我希望現代的作家要學習成一個勞動者。

這便是我們必須深深認識的，過去石器文化的野蠻中，最容易見到的向上，在那單純性之中，有其哲學深義與社會意義的新的真理的力量。最後，我們必須做一個以建設基於最高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社會，爲自己的主要任務的蘇維埃國家的不可缺少的份子。那時，諸位同志，我們就不必爲了使自己的作品充滿技巧的小細工，或爲了往往使新文學本身解體的煩

瑣哲學的討論而浪費時間了。我們不必攷慮自己作品壽命的長短，因為在作品本身之中，灌注了永遠不朽的內分泌，那時候我們便有了自己做史達林同時代人的價值，也有了根據說：在我國，爲了新的高爾基的出現，已經做了一切準備的工作。